基督精神与占有物质财富的调和

——谈克莱门的《富人的获救》

王 来 法

(浙江大学 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顺应基督教会与富有阶级相结合的历史趋势,亚历山大的克莱门(150 – 215)在《富人的获救》一书中运用喻意释经法,修正了基督精神,使之与占有尘世的物质财富调和起来。克莱门的解释在教会中被普遍接受,对基督教的变革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克莱门;喻意释经法;基督精神;物质财富;调和

【中图分类号】 B978;B9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0)01 – 0118 – 08

Christian Spirit vs. the Desire to Possess:

A Study of *Who Is the Rich Man That Shall Be Saved* by Clement of Alexanderia

WANG Laif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tendency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urch with the rich, Clement of Alexanderia (150 – 215 AD) tried in his book to reconstruct the Christian spirit and reconcile it with the desire for material possession. The acceptance of his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s by the Church was signific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Key words: Clement of Alexanderia;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s; Christian spirit; material wealth; reconciliation

一

公元 2 世纪以后,基督教的地位和性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也从非理性的粗俗的神秘主义转变为精致的和具有强烈理性主义色彩的神秘主义。这些变化的基础,就是由于富人的大量涌入教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徒的成分,使基督教从最初的"奴隶和被释放的农奴、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1]变成了"富人的宗教"。

基督教会与富有阶级的结合,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从基督教会这一方面看,由于教徒们对于基督很快就要回来的信仰正在消失,教会不得不为自己作为一个永恒的机构在人类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作准备。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教会就必须得到富有阶级的支持,否则,它就会连进行宗教活动所必需的起码物质条件也得不到保证,更不用说发展壮大了。从富有阶级这一方面看,他们也有加入基督教会的内在动力。其一是由于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富有阶级也需要寻找精神上的安慰,特别是想从新的宗教中寻求出路。其二是由于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内容中包含了许多可以为富有阶级利用的东西。例如:它并不号召被压迫阶级起来进行积极的反抗,而是要人们"忍耐",消极地"等待"耶稣基督降临人间,拯救世人;它要信徒去追求彼岸世界即死后天国中的幸福,而不

[收稿日期] 1999 – 06 – 23

[作者简介] 王来法(1957 –),男,浙江桐庐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古代哲学史、早期基督教思想史的研究。

去追求现实世界中的幸福。这些思想显然是很合富有阶级口味的。因此，随着基督教会势力的日益扩大，富有阶级也一定会积极地要求加入基督教会。

但是，在基督教会与富有阶级的结合过程中，双方都面临着一个难题，这就是：基督精神与占有物质财富之间原本是水火不相容的。早期的教徒蔑视有钱有势的富人，仇恨专横残暴的罗马统治者，他们主张财产公有和人人平等。早期基督教会作为穷人的教会，对富有的统治阶级具有天然的仇恨。早期基督教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基督就要重新降临人世，基督作王的幸福，而正义的"千年王国"将从天而降，受苦受难的信徒将升入天堂而永生。到那时，罗马帝国及其一切制度将从根到顶彻底"颠倒"，被永远抛到"硫磺火湖"中去，而"地上的君主、臣宰、将军、富户、壮士"都将被投入地狱并被彻底消灭（参见《启示录》）。因此，无论是穷苦的教徒还是想加入教会的富有阶级，对于富人加入教会这件事，都是心存疑虑和戒备的。尤其是富人，他们一方面很想加入势力日益强大的教会，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在教会里没有立足之地。因为他们在教会里看到和听到的是基督本人及其使徒贫穷而简朴的生活；是福音中关于财富之危险的无数次警告；是要求富人变卖自己所有财产的严厉命令；是早期基督徒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是教会在穷人中广泛传播并且以穷人为主要成分的确凿事实。其中最使他们望而却步的就是基督关于要想得到永生就必须变卖自己所有财产的命令。因为这意味着要加入教会就必须放弃尘世的舒适生活，而这与他们加入教会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不把基督精神与占有物质财富调和起来，基督教会与富有阶级的结合就不可能实现。既然基督教会与富有阶级的结合是必然趋势，那么出路就只有修正基督精神，使之与占有物质财富调和起来。

比起其他地方来，古罗马的亚历山大城更早与富有阶级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调和基督精神与占有物质财富矛盾的任务早在公元 2 世纪就已经变得非常迫切了。这一历史使命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当时任亚历山大城基督教会主教和神哲学校校长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eria，约公元 150 – 215 年）的肩上。克莱门学富五车，如果没有钱财和闲暇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学识的，他也很熟悉上流社会的习俗，这足以表明，他本人就是一个享有一定财富和地位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一问题也特别感兴趣。

在现有的克莱门的著作中，有一部名为《富人的获救》（又译作《谁是获救的富人》）。这部著作很可能是他在对亚历山大城富裕基督徒所作的多次布道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部著作里，克莱门试图全面地解决上述矛盾。

那么，克莱门是如何调和基督精神与占有物质财富的矛盾的呢？

二

克莱门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圣经《马可福音》第 10 章第 17 至 31 节关于富人的一段经文基础上。对于想成为基督徒的富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就在这段经文里。克莱门否认基督话语的原意就是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从而以特殊的方式消除了这一最大障碍。这段经文如下：

> 耶稣出来行路时，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良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道，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孝敬你的父母。那人对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从心里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如果你要成为完善的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样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人听了耶稣的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拥有很多的财产和土地。耶稣周围一看，对

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门徒都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入上帝的国还要容易呢。门徒对他的话大为吃惊,于是就问他,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可能的事在上帝却是可能的。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回答说,我老实告诉你们,凡是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而撇下房屋、父母、兄弟和财富的人,必得到百倍的回报。我们现在受着逼迫,拥有土地、财富、房屋和兄弟,究竟为了什么呢?而在未来我们拥有的是永生。最先的必成为最后的,最后的必成为最先的。

这段经文的意思原本是很清楚的。但是,克莱门认为:救主是从不以常人的方式教导他的子民的,他的一切教导靠的都是神圣而奥妙无穷的智慧,因此我们决不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他的话,必须开动脑筋,去领会其中高深莫测的思想内容,去领会救主的精神和他的秘义[2]。在这样一个大原则下,克莱门运用所谓喻意释经法,对这段经文逐句作了解释,使之与占有物质财富调和起来。

耶稣对富人说,如果你要成为完善的人,获得永生,"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样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在这段经文中,这句话非常关键,对它的理解决定了对整段经文的理解。因此,克莱门化了大量的篇幅来解释它。那么,这里所说的'变卖你所有的'是什么意思呢?克莱门认为,它并非有些人轻率地认为的那样,是命令他抛却所有的物质财富,而是命令他从灵魂中消除对于财富的意见,对于财富的留恋,对于财富的过分欲望和病态兴奋以及对于财富的焦虑[3]。

克莱门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上述观点。

其一,为什么说基督并没有要求富人抛弃自己的物质财富呢?

理由一:离开了获得永生的目的,单纯的没有物质财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或值得羡慕的事情。否则的话,那些躺在路边的穷人,虽然对上帝的公义一无所知,却会因为身无分文而成为最受上帝保佑和钟爱的人,成为唯一拥有永恒生命的人[4]。

理由二:抛弃物质财富,把它们慷慨地施舍给穷人或献给自己的祖国,这并非什么新鲜事情。在救主降临以前,就有许多人这样做过。有的人是为了得到写作的闲暇,为了已经过时的智慧;有的人是为了得到空名气,满足自己的虚荣。阿那克萨戈拉、德谟克利特和克拉特就曾经这样做过。基督所吩咐的事情必须是全新的、只属于上帝的、唯一能给予生命并且不曾拯救过以往时代人的事情,因而必须是某种更伟大、更神圣、更完善的事情[5]。

理由三:抛弃和贡献出物质财富不仅无助于而且有害于追求上帝,获得永生。因为第一,抛弃和贡献出财产的人会因此而变得傲慢自大,看不起别人;第二,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在卸除了自己的物质财富之后依然有攫取和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那样的话,他就会遭受双重的烦恼:既为缺乏生计而烦恼,又为产生后悔而烦恼[6]。这样的人必然精神崩溃,忽视高尚的事情。

按,这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一个人在卸除了物质财富之后,更有可能变得谦虚平和。克莱门自己也认为物质财富会使人傲慢[7],变得一身轻松。克莱门自己也认为可见的财富对富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8],从而谦卑地、专心致志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事业。

理由四:只有拥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才能做到基督吩咐我们的事情:有人饿了就给他吃,有人渴了就给他喝,有人赤身裸体就给他穿,有人无家可归就给他住[9]。因此,如果基督说'变卖你所有的'真的是要富人抛弃物质财富,那么基督就自相矛盾了,"他就只能是在要我们既给予又不给予同样的东西,既提供又不提供食物,既收留又不收留,既与人分享又不与人分享。'这是不可能的[10]。

理由五:物质财富是受人欢迎的,是上帝为人类的福利而准备的,我们不能抛弃有益于邻人也有益于自身的物质财富[11]。

其二,为什么说基督要富人抛弃的是精神意义上的财富,即对物质财富的情感呢?

理由一：物质财富本身是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它可以为公义服务，也可以成为错误的帮手。善恶只在于统治和使用它的灵魂。因此，应该让人抛弃的不是他的物质财富，而是他灵魂中不愿意正确使用财富的情感。所以，必须把基督的命令理解为抛弃灵魂中的情感[12]。

理由二：仅仅抛弃灵魂外的财富（物质财富）而不抛弃灵魂内的财富（对物质财富的情感和欲望），对于富人成为完善的人无益而有害；一旦抛弃后者，以智慧、节制和虔敬来对待物质财富，物质财富就会给富人带来好处。因此，我们应该抛弃的是灵魂内的财富[13]，只要抛弃灵魂内的财富去跟从基督，就会成为受主福佑的人，成为合格的天国继承人[14]。

理由三：只有精神上贫穷（没有任何物质欲望，一心追随救主）的人是受福的，那种物质上贫穷（没有世俗的财富）的人则是可怜的[15]。

理由四：归根到底，获救靠的不是身外之物而是灵魂的美德，是信仰、希望、爱情、友情、知识、慷慨、谦卑和真理。地连阡陌的人不一定毁灭；身无分文的人也不一定获救。每个人的结局取决于其灵魂是服从上帝保持纯洁还是违背诫命积累罪恶[16]。

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述的基础上，克莱门得出了他所需要的结论：基督说"变卖你所有的"，这决不是要富人抛弃物质的财富，而是要富人用对获救的渴望取代原先占据他灵魂的对物质财富的欲望[17]。

在上述解释基础上，克莱门又对这段经文中的其余部分作了相应的解释。

"那人听了耶稣的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拥有很多的财产和土地。"

既然耶稣没有要富人抛弃自己的物质财富，那位富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又为什么因为拥有很多财产和土地而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呢？克莱门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位富人无法正确理解耶稣的话，不知道同一个人怎么可以既贫穷又富有、既占有财富又不占有财富、既用世界又不用世界[18]。

这就是说，富人垂头丧气地走开，是因为他没有理解耶稣教导的本意，以为基督真的是要他抛弃自己的财产和土地。而实际上，获救并不要求抛弃物质财富。只要把眼光从感官的财富转向思想的财富并且受到上帝的教导，只要懂得怎样合理使用物质财富以及怎样去争取永生，就能获救了[19]。

耶稣对门徒说："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入上帝的国还要容易呢。"

克莱门解释道：耶稣这里所说的"难"，并不是指财主要进上帝的国就必须抛弃物质财富，而财主几乎不可能割舍钱财；而是指财主要进上帝的国就必须断绝对物质财富的贪欲，而财主很难抵御物质财富的巨大诱惑，割舍自己的贪欲[20]。

耶稣的门徒都稀奇他的话："门徒对他的话大为吃惊，于是就问他，这样谁能得救呢？"

克莱门觉得这些话有助于说明他在前面阐述的观点。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会对他的话语充满了恐惧和惊奇呢？克莱门认为，如果说这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他们又不舍得抛弃物质财富以换取进入天国的资格，那是说不通的，因为他们早就抛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物质财富，包括鱼网、鱼钩和渔船了。他们之所以恐惧和惊奇，是因为他们明了救主用隐喻说出的话的真实含意是叫他们抛弃灵魂中对物质财富的情感。他们虽然抛弃了物质的财富，灵魂中却依然"富有情感的种子"，他们感到这种情感是难以割舍的[21]。所以，门徒们的恐惧和吃惊恰好说明了耶稣要富人抛弃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灵魂中的物欲①。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可能的事在上帝却是可能的。"

---

① 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照经文本身来看，似乎只有门徒们对何以在耶稣看来富人的获救如此之难的惊讶，而没有他们对自己不能进入天国的恐惧。而且，说门徒们虽然抛弃了物质财富，却依然贪恋物质财富，这也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他们贪恋物质财富，他们是不会自愿而非被迫地抛弃物质财富的。

克莱门认为,这句经文的意思也不是说富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抛弃物质财富,但是上帝能使他们做到这一点;而是说一个人光靠自己的力量去实践去争取那种"无情感牵累的状态"[22]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是,如果他自觉而真心实意地追求这一目标,上帝就会赐予他摆脱物欲的无穷力量①。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克莱门解释道:彼得所谓"所有的"并非指他所有的物质财富,否则的话,他就是在吹嘘自己撇下了几文钱的行为,就是说天国可以用几文钱买到。彼得所谓"撇下所有的"是指他在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大彻大悟,撇下心灵中的物质贪欲来追随导师,"以救主为榜样安排自己的灵魂"了[23]。

"耶稣回答说,我老实告诉你们,凡是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而撇下房屋、父母、兄弟和财富的人,必得到百倍的回报。"

克莱门认为,耶稣这话丝毫不意味着让我们去恨自己的亲人,与亲人分手。耶稣要我们爱自己的敌人,他怎么可能让我们去恨自己的亲人呢?[24]耶稣的意思只是说,当我们的亲人破坏我们的事业时,我们要抛弃自己对他们虚假的尊敬和情谊,不让这种情感妨碍我们对天国的追求②。

"我们现在受着逼迫,拥有土地、财富、房屋和兄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而在未来我们拥有的是永生。"

克莱门认为,耶稣这话的意思不是不允许追求永生的人拥有物质财富,而是不允许他们"受着逼迫"拥有物质财富。这里所说的逼迫,一是来自魔鬼的外部逼迫,但更重要的还是来自渎神的肉欲和各种肉体快乐污染,受卑污的希望和堕落的想象污染的灵魂的逼迫。"这样的灵魂永远贪得无厌,永远受着炽烈的爱情的炙烤,它由于自身所带情感的驱使,就像受到刺棒和牛虻的驱使一样,变得如痴如醉,变得对生活绝望和蔑视上帝。"[25]所以,必须做的只是洗净我们的灵魂,清除灵魂中的情感,而不是抛弃物质财富。

"最先的必成为最后的,最后的必成为最先的。"

克莱门认为,就富人而言,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只要他们能服从上帝的诫命,珍视自己的生命甚于暂时的物质财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救主,坚决听从他的指示,那么他们就能获救和进入天国[26]。克莱门还指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努力或由于出生于巨富之室而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这没有什么错,如果因此而剥夺他获救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27]③。

三

在作了这样一番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解释以后,克莱门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这一段经文的基本意思是要教导富有阶级:"他们的获救权利决不会因为他们先前受到谴责而失去,而他们也无需抛弃自己的财富或把财富视作于生命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祸水,但是他们必须学会怎样正确地去使用财富并获得永生。"[28]什么叫做正确地使用物质财富呢?克莱门在正面论述富人怎样

① 这不过是见仁见智而已。问题在于:为什么富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抛弃物质财富,却不能抛弃对物质的贪欲呢?为什么富人只有依靠上帝的力量才能摆脱物欲,却可以不靠上帝的力量就能抛弃自己的物质财富呢?

② 克莱门似乎想作一个类比:正如耶稣要我们撇下父母兄弟并不是真要我们和父母兄弟分手,只是要我们别让亲人的情谊妨碍自己的获救事业一样,他要我们变卖所有的也不是真要我们抛弃财富,只是要我们别让物欲妨碍自己的获救事业。但是这个类比不仅帮不了他的忙,而且会使他的观点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我们断绝了与父母兄弟的情谊,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和他们分手,消除"肉体关系",以此类推,如果我们真的清除了对物质的贪欲,我们也就一定会抛弃物质财富,把它们分给穷人了。

③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没有道理。因为说富人要想获救就得抛弃自己的物质财富,这并不意味着富人之富是什么过错。反过来说,由富人之富不是什么过错也不能推出富人的获救无需以抛弃物质财富为条件的结论。

才能获救和得到永生时对此做了说明。大体意思是：富人应该毫无怨言、毫无疑虑、毫无烦恼地与教会里的穷人分享自己的钱财，并且不应该等人家来求我们，而应该自己主动去寻找值得帮助的人[29]。这样，通过把耶稣命令富人抛弃的财富说成是精神意义上的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是对钱财的贪欲而不是钱财本身以及把“占有”与“使用”区分开来，克莱门就把《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与富人占有物质财富的矛盾调和起来，从而消除了不肯放弃物质财富的富人加入教会的最大障碍。

克莱门的解释不仅似是而非、牵强附会，而且显然歪曲了经文的本意。这段经文的本意明明白白：富人要想获得永生，就必须抛弃尘世的物质财富，把它们分给穷人，然后一心一意地去跟随耶稣基督；富人几乎不可能肯抛弃自己的物质财富，因此他们进上帝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新约》在其它地方也曾多次表达过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就必须抛弃尘世的物质财富包括亲人的意思[30]。公元 2 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作家赫玛斯也认为富人只有丧失了财产才能成为构筑教会这座宝塔的优良方石[31]。回避历史记载的明白含义，这正是亚历山大精神或喻意释经法的特征。

但是，克莱门是根据基督教会和富有阶级共同需要、适应基督教会与富有阶级相互结合这一历史趋势而否认圣经经文的明白含义，硬说耶稣话语的意思不是要富人抛弃自己的物质财富的。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到了克莱门生活的年代，对于基督很快就要回来的信仰正在消失。教会也好，教徒也好，都不能再单靠这种信仰而生存了。基督教会正在为自己作为永恒的机构在人类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作准备；基督教徒除了要求“天国的公民身份”，也在要求地上的公民身份。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亚历山大教会主教的克莱门的使命就是要为基督教会在尘世中的存在建立坚实的基础，使基督教会容易为尘世所接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基督教能够容纳哲学、科学、艺术甚至与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的闲暇和优雅等文明成果，就必须认同在罗马世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克莱门把基督精神与占有物质财富调和起来，如同他在《劝勉希腊人》中要求在基督徒的生活里为哲学保留一席之地一样，是在为基督教会拓宽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正因为如此，这种歪曲本意的解释似乎很快就被基督教会接受并成为基督教会的一种正统观点。从此以后，有谁胆敢再动富有阶级的财产一根手指头，就将被视作异端来铲除。譬如说，公元 4 至 5 世纪产生于北非迦太基地区的多纳特教派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原则，实行财产公有；他们焚毁奴隶主的债券，还强迫商业奴隶主把营业收入拿出来分给贫民，并在某些地区重新分配土地，结果就被当作异端镇压了。今天，富人的获救无需以抛弃自己的物质财富为代价，只需与穷人分享自己的钱财，在基督教世界里依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我曾经请教过意大利当代著名神学家布鲁诺-福特（Bruno Forte）和一对美国教授夫妇，他们都坚持这一主张。可见克莱门的解释在基督教世界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四

克莱门修正基督精神使之与占有物质财富相容的解释的提出并迅速被普遍接受，对基督教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克莱门从理论上消除了不肯放弃物质财富的富人加入教会的最大障碍，为富有阶级加入教会大开了方便之门。他的解释的提出并迅速地被普遍接受，对于改变教会对富有阶级的态度，从憎恨富人到欢迎富有的奴隶主、达官显贵、饱学之士加入教会，从而使基督教会由穷人的教会、被压迫者的叹息变成富人的教会起了重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富人加入基督教会的事在克莱门修正基督精神之前早已有之。克莱门本人就是最早加入基督教会的富人之一。不过，那时由于面临着教义上的障碍，富人加入教会很困难，进入教会的富人总

的来说还是很少的。但是,从公元 3 世纪上半叶开始,很可能是由于克莱门的解释被广泛接受,加入教会的富人有了很大的增加。到了公元 3 世纪中叶,教会已经能够随意地将其影响扩散到罗马的上层社会,不仅许多富有的奴隶主、商人、手工业主和文人,就连罗马帝国的一些宫廷官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也成了基督教徒,至于各地方政府中的基督教徒就更多了[32]。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由于基督教徒社会地位的提高,富有阶级更是潮水般涌入教会。到公元五世纪 30 年代,基督教已经成为大多数有教养的罗马城市居民的宗教,除了极少数例外,占统治地位的上流人士全是基督徒[33]。富有阶级加入教会以后,由于能够捐献财产和具有文化知识,就逐渐掌握了教会的领导权。于是,穷人的教会变成了富人的教会。

富有阶级大量涌入教会并掌握教会的领导权,这是基督教会从受迫害的教会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早期的基督教作为穷人的教会,具有明显的反对罗马的统治和奴隶主压迫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革命意向。但是,富有阶级在涌入教会并掌握领导权之后,对教会实行了彻底的改造,逐渐地抹掉了原先的革命意识,使基督教会从反抗罗马统治者的团体变成了为奴隶主统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麻醉、毒害奴隶阶级和下层百姓的精神鸦片。这就使罗马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教徒是顺民,基督教对帝国的统治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另一方面,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此时已无力迫害声势日益浩大的基督教运动。这样,他们从反对和迫害基督教转变为支持、保护、改造和利用基督教。于是,基督教与罗马帝国联为一体,并于公元 4 世纪末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富有阶级大量涌入教会并掌握教会的领导权,也是基督教从原始的低级宗教变成成熟的高级宗教、基督教神秘主义从完全非理性的粗俗的神秘主义变成理性色彩很浓的精致的神秘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脱胎而来的。犹太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它没有真正的哲学基础,它始终未能超出祭祀、礼仪和律法的外在藩篱和心灵感应的直观窠臼,它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神学理论,也没有真正的宗教哲学。基督教从犹太教分离出来之初,虽然抛弃了祭祀而以内心的信仰为核心,把道德置于律法之上,并废除了割礼等礼仪,但是它依然没有真正的哲学基础,依然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因而仍旧是一种原始的低级宗教,它的神秘主义仍旧是一种完全非理性的粗俗的神秘主义。基督教进入罗马世界以后,开始主要是在下层社会中传播的。而在当时罗马的下层社会中流行的是东方民族的神秘宗教,如赛比利(女神)与阿提斯(男神)、奥赛利斯(男神)与艾赛斯(女神)以及米赛拉(男神)的神秘宗教[34]。因而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基督教及其神秘主义都不可能改变性质。不仅如此,它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色彩会变得更浓[35]。

这种状况由于富有阶级的大量加入教会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因为在当时的罗马上层社会中盛行着从希腊来的哲学,所以在富有阶级大量加入教会的过程中,一批受过良好教育、非常熟悉希腊哲学的饱学之士也进入了教会并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教会思想家,有的甚至成了教父。这些知识信徒把基督的福音与理性统一起来,用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斯多亚主义及斐罗的神秘主义哲学来论证、解释和改造基督教信仰,创立了一套真正的神学理论和宗教形而上学,从而使基督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成熟自我意识的高级宗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希腊哲学的神秘主义与原始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用希腊哲学理论来说明基督教的奥秘如道之降生、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等[36],并剔除了原始基督教神秘主义中一些粗俗低劣的成分,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理性色彩很浓的精致的宗教神秘主义,在所有的宗教神秘主义中鹤立鸡群。

总之,克莱门调和基督精神与占有物质财富的努力,对于基督教会从穷人的教会变成富人的教会,从而对于基督教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根本转变,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总是与世俗社会相互作用的:基督教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并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或多或少地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现实

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又必然会冲击基督教的传统观念。因此，基督教一方面要教导世俗社会，另一方面又要向世俗社会学习，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认同世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教导，它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不学习，它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相比之下，由于古代的主教和思想家们更加担心基督教的生存问题，基督教更加注重向世俗社会学习。“在晚期罗马世界的范围里，基督教是最善于接受外来事物的。它继承了一套现存的制度，不仅学会适应一种社会及其政治结构，而且还学会与一种文化共处，虽然它与这种文化并无太多的联系。”[37]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才能迅速地为世俗社会所接受，成长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最终成为三大世界宗教之首。在这一点上，克莱门的解释及其推动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不过，自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来，由于主教和思想家们不再为基督教的生存问题担心，而为基督教的纯洁问题担心，基督教就不再像以往那样乐于学习了，它总是喜欢教导。它变得日益固步自封和心胸狭窄，日益不能宽容世俗社会和异教文化了。也正因为如此，它正在失去世俗社会[38]。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和现代化的浪潮席卷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以至它的全部观念正面临着新的严重挑战。有多少当代的基督教主教和思想家能像克莱门那样勇敢地迎接这种挑战，改革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以至它的全部观念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督教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使它的神秘主义以至全部观念顺应世俗社会的变革，如果不这样，它就无法调和与世俗社会的矛盾。

【参　考　文　献】

[1]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1.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克莱门．劝勉希腊人[M]．王来法译．香港：卓越书楼，1995.175－176，180，180，180－181，181－182，171，189，182，182－183，183，183，184，184－185，185，186，188，188，189，189，189，189－190，190－191，192，193，194－195，195，196，200－201.

[30][34]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44，2－6.

[31]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M]．宋桂煌译．三联书店．1958.257.

[32][33][37]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中泽本)[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41，60－61，60.

[35]古希腊罗马的神秘仪式[J]．世界宗教研究．1996，(1)：123－128.

[36]H. A. Wolfs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Father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289－493.

[38]赵林．西方宗教文化[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94.

[责任编辑　庄道鹤]